



我的夏威夷之恋

顾
艳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我的夏威夷之恋

顾艳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夏威夷之恋/顾艳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1.9
ISBN 7-5399-1669-9

I. 我... II. 顾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N. 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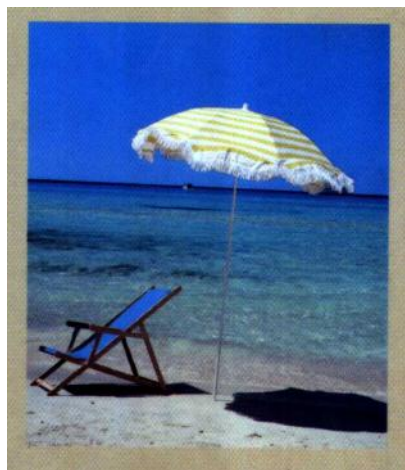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366 号

书 名 我的夏威夷之恋
作 者 顾 艳
责任编辑 汪修荣
责任校对 徐 非
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南京东海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75
字 数 14 万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-10,200 册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669-9/I·1570
定 价 12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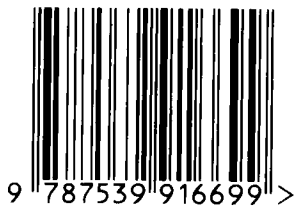


顾艳 当代青年女作家，浙江杭州人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杭州女人》、《疼痛的飞翔》、《真情颤动》，小说集《无家可归》、《红墙酒吧》，散文集《欲望的火焰》、《一往情深》、《轻罗小扇》，诗集《火的雕像》、《西子荷》等。



年轻美丽的女诗人米鲁访美期间在夏威夷与华裔教授查理一见钟情，如胶似漆，不久劳燕分飞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越洋之恋。一天，米鲁突然收到一封查理的绝情信，绝望之中米鲁意外地发现原来查理身患绝症，一切完全情非得已……

ISBN 7-5399-1669-9



9 787539 916699 >

ISBN 7-5399-1669-9

I·1570 定价:12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未见钟情	1
第二章	飞向海边的爱情	23
第三章	白房子里的美人鱼从哪里来	45
第四章	生离死别的戒指在空中飞	70
第五章	在草庵里支撑	93
第六章	风中流言	114
第七章	含泪相思鸟	135
第八章	医生,从太平洋海底来	157
第九章	查理消失的日子	178
第十章	爱是没有道理的	198
后 记	西子湖畔的夜莺	210

第一章 未见钟情

1

我的夏威夷之恋始于四年半前,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。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旧金山海特街的一栋别墅里。这栋别墅的主人是我的祖国同胞。他就是来自北京某个大学的教授,英文名叫彼得。彼得来美国十年,在十年的漫长岁月里,他从一个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,到为了生存放弃全部学业和研究,沦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生意人。这让我感慨也让我惋惜,但我不能把我的感慨和惋惜在他面前表露出来。因为他的妻子刚刚在一场急病中去世,他有太多关于留美岁月中奋斗的、凄惨的、艰难的故事要向我这个来自祖国的作家倾吐。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听众,一份来自祖国友人的慰藉。然而那时候他远在硅谷经营着他的酒店,他的酒店生意谈不上兴隆,却还能维持。

我每个星期天都能见到他从硅谷回到旧金山的身影,这时候我们就住在同一栋别墅里,只不过他住楼下我住楼上。楼上的楼道口有一扇门,无论他在与不在,只要天一黑我就把门关上了。所以他要向我倾吐他的故事,就只能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。

那个下午是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下午，也是我搬到他别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光。他身材高大魁梧，穿一身黑色西装，见到我时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。其实我们并不认识，只凭朋友的一个电话一张纸条，我就来租他的房了。现在我从出租车上扛下行李，见到他早早地站在那里便问：“您就是彼得先生？”

“是，是是。你是米鲁？”彼得一边说一边帮我提行李。

“您在硅谷经营酒店？”我没话找话说。

“是，你一个人住一栋别墅怕不怕？”彼得指着前面的一栋乳黄色别墅说。

“不怕。”我说。

“你胆真够大的，一般的女孩子都不敢一个人住一栋别墅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，有人来欺负我就一枪毙了他。”

彼得哈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可不能随便开枪呵。”

别墅前有一块草坪，那里盛开着鲜花。两个黑人小姑娘正在捕捉一只蝴蝶。她们见到我，停下来冲我喊：“HELLO，HELLO！”彼得告诉我，这是左邻一对四十岁左右的黑人夫妇的两个孩子。于是我也向她们招招手喊：“HELLO！”

彼得的别墅里，无论楼上还是楼下每一间屋子内，都留下他亡妻的遗物。尤其客厅里，他妻子的遗像被风一吹，像幽魂一样地飘动着。我喜欢幽魂般的感觉，仿佛内心某种时刻属于冥界。

那个本来是彼得书房的西厢房，做了我的卧室。我把我的行李全部拉进西厢房，并把漂亮的衣服一件件挂到壁橱里。窗外的风呼呼地吹进来，我关窗子时看见楼下花园里，种着几株剪成椭圆形的常青灌木和那惹人注目的一院子花草。在旧

金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花园,但要看主人种得如何。彼得家有亭亭临风、风姿曼妙的百合,有姣丽无双的郁金香和红艳欲滴的玫瑰。真是满目芳菲。我知道那一定是彼得亡妻生前设计和护理着的花园。

那天彼得为了招待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,特意到超市买了鸡和水果。我就在他家饭厅的小方桌上,与他边吃边聊。他聊着聊着忽然伤感了起来,他说,你知道我妻子是怎么死的吗?

我摇摇头。

他去卧室拿来了一大堆影集,他说这都是他妻子的相片,他妻子很漂亮。他递给我一本最大最厚的影集,我翻开第一页就看见一个又时髦又前卫打扮的中国女孩。她圆圆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牛仔裤和红衬衫使她看上去既青春勃勃又身材苗条。她原是北京某个歌舞团的歌唱演员,十年前她与许多梦想到美国来的女孩子一样,做着美国梦。

我一本本地翻看影集时,也就是我在阅读着他妻子的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人生岁月。他妻子叫虹,我感觉着他妻子的人生,就像一道亮丽的彩虹倏然划过天空。

我的心有些沉重。

彼得傻傻地望着我,他说他妻子至死都不后悔来美国。她太喜欢美国了,她在美国的创业史让她懂得了生命的意义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?这是个复杂的话题。但我相信一个三十二岁就逝世的女人,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,显然她是成熟而深刻的。

“虹,虹……”彼得说着虹的时候,声音像鸽子咕咕的叫声。我知道一个男人在遭遇痛苦和意外打击时,是愿意把他的不幸和痛苦向一个异性,甚至是陌生的异性倾诉的。

现在彼得坐在饭桌前,那只鸡完好无损地浮在砂锅里。我在明亮的灯光下(美国的灯总是特别亮),望着他黯然无光的脸,以及他有些类似黑人一样的厚嘴唇滑稽地翕动着。我很想笑,我差一点就笑出来了。为了不让自己笑出来,我的目光移开了他的脸,注视着前方窗框上飘动的玻璃纱白色窗帘。这时候我耳畔响起的声音,渐渐变得低沉。我知道他已进入叙述的状态,就像开了闸门的河水,他的语言奔涌而出。

那时候他四年的加州大学访问学者刚刚结束,由于没有单位和学校再继续聘他,而他的妻子又太喜欢美国了,回中国去还是留在美国,成了他们这对年轻夫妇的重大抉择。当然抉择的结果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人生。

彼得和虹,最后选择留在了美国。

其实在美国谋饭并不容易。为了生存,他们不得不首先放弃各自的事业,找雇主打一些黑工。他们的第一份黑工,是在旧金山著名的跳蚤市场,受雇于一位香港老板的旅游纪念品铺位。他们看到那些来自菲律宾、泰国、南朝鲜、台湾、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帽子、T恤、项链、耳环等在标签上进行一下“加工”,就鱼目混珠地变成了美国产品,并且价格贵得吓人,而那些欧美、日本游客,一般不会像中国人那样会讨价还价,他们只要你稍减一二块钱,就会为自己的成功兴奋好一阵。他们哪里会知道黑透心肠的商人,至少还要赚到三四倍,甚至更多的钱呢!

彼得和虹,觉得老板赚钱真容易。

饭桌上的菜早就凉了,彼得停下来喝了一口鸡汤后,发现我的目光注视着洁白的窗帘。他说那是虹做的窗帘,虹喜欢红与白两种颜色。我说喜欢这两种颜色的女人,大多是个性极端的女人。彼得惊讶地问:“你怎么知道?”

彼得不过四十岁左右,但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偏大一些。他把我当作一个小妹妹看待,看到我有些疲倦又打着哈欠,就说:“米鲁,你上楼去休息吧,我洗碗。”

我是一个不会假装客气的人,听他让我上楼休息,我就攥着他给我的整套别墅钥匙“咚咚”地跑上楼去,并且把二楼楼梯口的门,反锁了起来。只有这样我才感到安全,只有这样我才能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。

二楼有四个房间,除了西厢房还有彼得和虹从前的卧室、客厅、厨房以及卫生间。楼上的一切设备几乎与楼下一致。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步,心想明天一早彼得走了,偌大的别墅就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难道我真的不害怕?

二楼客厅里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机,一套组合音响和一只长沙发。我随意放了一盘CD,从音响里流淌出来的竟是巴赫的《马太受难曲》。这是世界上最深刻的音乐之一,我想这盘CD一定是虹的遗物。

现在我几乎每触碰一样东西,都是虹的遗物。比如:枕巾、床单、镜子以及卫生间里的洗发水、梳子等,我恍惚间仿佛变成了虹。《马太受难曲》结束后,我一指头关掉了音响。这时候已是子夜,我躺在床上,熄灭灯,看见许多幽灵向我飘来……

2

太阳从北边窗子照射到我的被窝上时,我的梦正缠绕在西子湖畔。我是西子湖的女儿,湖畔自然就慷慨热情地培育了我的温婉深情、明媚清丽。许多时候我在绵绵细雨中轻擎

一柄黑色小伞，走在苏东坡修筑的长堤上，走在岁月漫漫的古道上。我与苏东坡这个多灾多难的苦难人，作着心灵的交流与沟通，并多次在逆境里，在磨难中，让我变得充实、辉煌，充满创造力。然而如果不是加州大学的海伦教授打来电话，我真不知道要梦到什么时候才能醒。

海伦教授是我在加州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的导师，她是一个很健朗的金发老太太（当然她并不太老，只是看上去比我妈年龄大一些）。她打来电话的目的，是让我中午十一点准时到柏克莱分校，到她的办公室去。

仿佛是一种军令，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准时到达她那里。可搁下电话，我看到电子挂钟上的时间已是九点五十分，便急得鼻尖冒汗。因为在美国尽管交通发达，但地广人稀，就是久居的美国人出门办事，若搭公车，花去一两个小时也是件平常的事。何况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，公车与地铁的线路，对我来说还很陌生。

“冷静、冷静。”我一边默默地对自己说，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梳洗、打扮。我选择了一套米黄色薄绒西装套裙，里面穿一件黑色无领T恤，脚蹬一双黑色高跟皮鞋，手提白色挎包，急急忙忙地下楼去。在一楼饭桌上我看见彼得为我准备的早餐：粥和大饼油条。

我心里一阵感动。但我什么也没有吃，什么也吃不下。我的心已飞到了海伦教授身边，我要听她对我学习和工作的安排，那安排直接关系到我在美国的生存状态。

海特街东边路口住着许多黑人，黑人喜欢三五成群地聚在路边聊天。我坐M卡公交车去旧金山市政府门口换地铁，就要经过海特街东边路口。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一堆无所事事的中青年男性黑人，怀着莫名的恐惧。因为我不能忘记我的

画家朋友林林,他就是在纽约被黑人杀害的。我并不知道黑人为什么要杀害他,但我知道他喜欢黑人。一个喜欢黑人的中国人,被黑人杀害,而那个杀害他的黑人,也许是出于偶然,可那个偶然就使林林成了牺牲品。

现在我不能把我的恐惧在黑人面前表露出来,我必须昂首挺胸高傲地、目中无人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。后来我终于走过去了,发现一切安然无恙。

地铁在经过湾区海底隧道后,沿途的风景非常优美空旷。绿树成团,青草如茵,充满了诗情画意。我在柏克莱站下车后,时间已是十点四十五分了。也就是说还有十五分钟,我必须赶到海伦教授的办公室。

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校园,与中国的大学校园没有什么两样。不同的是制度和年龄上的差别,在美国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可以读大学。因为美国人认为大学也是一种企业,知识也是一种商品,只要你一年交上足够的学费,你就可以选普通大学和名牌私立大学。反正实行学分制,你修一门课,考试合格就拿到一定的学分。你完成了若干门课,都合格,学分达到标准就算毕业,发给文凭。应该说美国的大学制度极为自由、松散。

校园里各种肤色的学生都有,我一下子辨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,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女学生,热情地给我引路,并告诉我东亚系的确切方位,那方位距我足足有一站路。我快速地走着,脚因高跟皮鞋而疼痛起来。我只好咬紧牙关一拐一拐地走,走到海伦教授办公室时正好十一点。

“你的脚怎么啦?”海伦教授见到我说。

“穿高跟皮鞋的缘故吧!”我笑笑说。

海伦教授颇有学者风度,虽是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,但仍

不失母性的温柔与爱。她让我坐下,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双拖鞋给我,说:“先换上吧!”

我换上她的拖鞋,双脚顿时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。只是从脚丫子里冒出来的一股臭气,浮动在海伦教授洁净的办公室里,让我感到不安。我不安地坐着。我的不安使我的心理有些紧张起来。我想如果海伦教授对我的安排有不合理的地方,我是抗争呢还是默默接受?

当然抗争是我惯有的脾气,是血液里出来的东西。小时候我的个性就十分叛逆,我总是与外祖母抗争些什么。然而由于我的抗争,却意外地丰富了外祖母本来孤寂、平庸、乏味的家庭主妇生活。我知道她虽然拿着扫把追赶不上我淘气的背影,但拿扫把吓唬我是她做外祖母的权力象征。她由此感到满足。所以只要我不抗争或者回母亲家去了,她反而觉得生活无趣、寂寞无味了。

“我给你安排了上课时间。”海伦教授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张课程表。

“哇,这么自由。”我惊叫起来。

海伦教授说:“自由是自由,可要学好也不容易,全靠你自己努力用功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认同。

海伦教授接着又说:“我给你安排了演讲,每一场演讲费两百美元,贴补你的生活吧!”

“真的,真的是这样吗?”我激动地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海伦教授平静地说。

中午海伦教授请我在校门口一家法国餐馆吃法国餐。法国餐每一盘几乎都是精工细雕的,每一盘在我眼里都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。于是我右手拿刀,左手拿叉,一口吃进一个艺

术品,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把整个法国都吞进肚里去了。海伦教授看着我喜欢吃,就高兴。她说这是在吃厨师的“功夫”。

在美国,导师交待完事情,请你吃一顿饭是非常客气的了。所以我并不奢望海伦教授陪我参观整个柏克莱分校,我决定下午自己参观。

那个中国文学院是我最先想到的。在我的大学时代,我与同学谈文学时,就知道著名的柏克莱加州大学里有个中国文学院。如今我竟然身临其境,徜徉在中国文学馆内。这里的藏书非常丰厚,那本我在大陆图书馆找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的书,却在这里意外相遇。我的喜悦不言而喻,我忽然想起美国女诗人爱米莉·迪金森的话:“书就像一艘护航舰,将把人带到遥远的土地。”

现在我一个人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,在著名的柏克莱加州大学里将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。当然在这期间我还会去美国许多个城市,比如我在赴美国的飞机上就为自己画好了一条旅游路线:从旧金山坐飞机到纽约,从纽约到美国东部的华盛顿、波士顿和费城,再从费城到尼亚加拉大瀑布、芝加哥,横过整个美国中西部及中部农业区,到达犹他州的盐湖城,再北上黄石公园,南下拉斯维加斯和大峡谷,最后回到旧金山。我的计划可谓庞大,我的纵横游遍整个美国的欲望也可谓非常强烈的。

黄昏的时候我从柏克莱坐地铁到旧金山市政府门口,又在那里转M卡公交车回到海特街。海特街东边路口依然站着一群黑人,他们嘻嘻哈哈地聊天,倒也不妨碍过路人。这次我稍稍减弱了对他们的恐惧,我想这群黑人也许并不可怕。

别墅的大铁门上有两道锁,一道是挂锁,一道是保安锁。我在开门时听到背后的脚步声,心里一阵紧张,双手就哆哆嗦起

来。真是越想快一些打开门,越是别别扭扭地打不开。幸亏那个脚步声只是一个过路客,他丝毫没有危及我的安全。

应该说这个夜晚是我第一天独自一人守着整栋别墅的夜晚。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这样大的房子。在故乡杭州,我一直梦想有一间自己的屋子。可在异国他乡,真的住上比一间屋子大得多的一栋别墅时,我心里却有点怕怕的。我在怕什么呢?虹的幽魂还是意外袭击?

3

那天我在彼得的书橱里找到一把手枪,这是一把真正的左轮手枪。只要我扣动扳机,子弹就会飞出来。我如获至宝地把它藏在身边,仿佛有了它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了。半个多月来我白天东奔西忙的时候带着它,一到夜晚更是让它寸步不离地守着我。有一天我梦见海明威,梦见海明威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,“砰”一声,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了。我惊醒过来后,莫名其妙地拿起了左轮手枪,梦魔般地对着自己的太阳穴。幸亏这时候电话铃响了,那是我妈妈在万里之外的杭州给我打来电话,她说你孤身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妈妈在电话中的唠叨,使我彻底清醒了过来。

许多日子后,我都不能忘记那晚惊心动魄的一幕,也不敢与任何人说。我不明白,我怎么会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?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精神病患者》的短篇小说。那小说一开始,我就描写了女主人公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。没想到若干年后,我在美国旧金山海特街的一栋别墅里,把小说中的那个场景真真实实地演绎了

一遍。

如果没有妈妈的电话,如果我一直沉浸在梦魇中,如果还有更多的如果,我扣动扳机“砰”一声,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因为我的人生我的事业才刚刚踏上一个新的起点,一切都将从零开始,我怎么会死去呢?

现在我把左轮手枪又放回到彼得的书橱里,它冰冷而无情地陪伴着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。在《老人与海》中,我最喜欢那个老人在第一条鲨鱼咬去了大约四十磅鱼肉后所说的话:“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,一个人可以被毁灭,但不能给打败。”

夜晚的别墅真宁静啊,只听到窗外呼呼的风声。这时候我在空旷而寂寞的别墅里,像幽灵一样地来回踱步。我总是——边踱步,一边思索着什么或者回忆着什么。仿佛不这样,我的气就无法从丹田呼出。因为我像一只涨满气的球,在人生的圆面上滚来滚去,需要一些排遣。而排遣后,我体内的气流才能保持通畅。

有一天黄昏我在庭院散步,四周没有人影,只有晚风吹动草叶的簌簌声。应该说,这时的我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美国生活,已经习惯孤独和自力更生了。可这个黄昏我忽然怅然若失,那种深深的浸入骨髓的孤独感,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昂起头瞭望四周,这时一只孤鸟突然扑扇着双翅腾上天空,朝着太平洋飞去。它飞行的方向,让我忽然想到了夏威夷的那个未曾谋过面的华裔诗友,夏威夷大学的教授查理。当我尚在杭州时,在一个雪天的中午,查理曾打来越洋电话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任教的大学演讲。然而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,我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我的忘记?

夜幕降临的时候,我从庭院走进居室。我顾虑重重,想不